

物讀的準水高

· 4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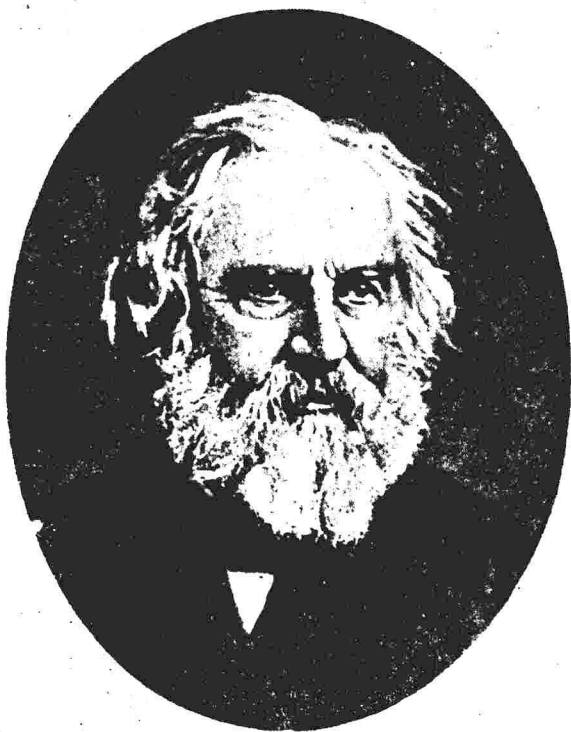
朗費羅詩選

美·朗費羅原著

行印社版出文正

朗費羅詩選

三



羅 費 朗

邁爾士斯丹迪斯的求婚長篇敘事詩

目 錄

邁爾士斯丹迪斯的求婚（長篇敘事詩）

第一節	邁爾士斯丹迪斯	一
第二節	友誼和愛情	九
第三節	情人的差事	一八
第四節	約翰奧登	三一
第五節	五月花號的開行	四三
第六節	卜瑞思息拉	五五
第七節	邁爾士斯丹迪斯的進軍	六四
第八節	紡車	七三
第九節	結婚的日子	八二

金星號的沉沒.....	九一
農村的鍛工.....	一〇〇
二月的一個下午.....	一〇五
混血女.....	一〇八
春田兵工廠.....	一一三
獻給丁尼生.....	一一八
詩人及其詩歌.....	一二〇
在海港裏.....	一二三
赫米斯.....	一二五
詩人日歷.....	一三二
狂河.....	一四一
再見.....	一四七
城與海.....	一五〇

日落·····	一五二
加飛爾 總統·····	一五四
美國南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日·····	一五六
旋律·····	一五九
四點鐘·····	一六一
麥秋遜城的四湖·····	一六二
月光·····	一六四
獻給亞豐河·····	一六八
雜詩·····	一七一
斷片·····	一八〇
少女與風信雞（民歌）·····	一八一
風磨（民歌）·····	一八四
孩童與小溪·····	一八七

寄仙鶴（民歌）	一九〇
再生草	一九三
爐邊紀游	一九五
夏雨	一九九
普羅米修斯（或詩人的前思）	二〇八
埃匹米修斯（或詩人的後想）	二一五

第一節

邁爾士斯丹迪

在從前殖民地的時代，在巡禮者的匯聚地的普里穆斯，（註一）

清教徒的隊長邁爾士斯丹迪，身穿緊身衣和長襪，

腳踏考德溫皮的靴子，帶着一種英武的神氣，

在他的簡陋的原始的住屋中來回地踱步。

他好像是在沉思，手背在身後，屢屢停下來

注視着燦然成行地，掛在牆上的

他的光輝耀目的武器，

短劍，銅甲，還有他的可靠的大馬士革的刀，

彎彎的刀尖上，還刻有神秘的亞刺伯文的文句，

下面，在一個角落裏的是烏槍，毛瑟槍，和火槍。

他身材很矮，但結實而強壯。

虎臂，熊腰，有鋼鐵一般的肌肉；

他的臉色黃得有如一枚堅果，赤褐色的鬍子已經斑白，像十一月裏的籬笆。

靠近他坐的是約翰與登，他的朋友，家庭生活中的伴侶，

他正在窗戶前邊一張柏木桌子上迅速地寫着字；

金色的頭髮，天藍的眼睛，優美的魯撒遜的面孔，

有着他的青春和俊秀，像聖格里高里看見那些俘虜時

所讚嘆的，「不是盎格斯而是安琪兒。」

他是乘五月花號來的最年青的一個。

突然間打破了沉寂，打斷了孜孜的抄寫，

普里穆斯的隊長邁爾士斯丹迪斯滿心得意地說話了。

「瞧瞧這些武器，」他說，「掛在這裏的作戰的武器擦得又明亮又乾淨，就像預備檢閱似的！」

這是我在法蘭德斯作戰使用的大馬士革的刀；這塊胸甲，哼我想起那一天來！在一次小戰鬥中它一度救過我的性命，就在前面，你可以看見彈痕，

是由一枝西班牙的帶鉤的槍瞄準我的心窩射來的。

如果不是純鋼打的，邁爾士斯丹迪斯的遺骨

此刻會在法蘭德斯的沼地的墳墓裏生霉。」

於是約翰奧登並沒從寫字桌上抬起頭來回答說：

「一定是上帝的呼吸延緩了子彈的速度：

他仁慈地保全了你的生命，作為我們的盾牌和武器！」

隊長不顧那青年人的話，繼續說下去：

「瞧它們擦得多亮，好像是掛在兵器廠裏的；

那是因為我親自擦的，不交給別人去辦理。

自己幫助自己最爲得力，確是一個極好的諺語，

所以我當心我的武器，就如同你當心你的墨水瓶和鋼筆。

還有我的兵士們，我的偉大的，戰無不勝的軍隊，

十二個人，全副裝備，每人都有他的槍架和火槍

十八個先令一月，還有伙食和戰利品。

而且和凱撒一樣，我知道我的每一個兵士的名字！」

這話是他帶笑說的，笑閃耀在他的眼裏，像陽光閃耀在海濤上，一霎時又消逝了。

奧登邊寫邊笑，於是隊長繼續說下去：

「瞧，從這個窗口你可以看見我的銅礮

高高地架在教堂的屋頂上，它是一個談話中肯的宣教師，

鎮定，率直，堅強，帶有不可抗拒的邏輯和正派思想，把信仰直射入野蠻人的心裏。

現在我想，我們對於印第安人的任何攻擊都有準備；

如果他們高興，就讓他們來吧，而且越快越好，——

如果他們高興，就讓他們來吧，不管他是酋長，頭目，或者祭司

不管他是阿司皮奈，莎莫賽特，考比坦特，司關脫，或者脫克馬哈芒！」（註二）

他在窗前站了許久，沉思地凝視着灰色的冷霧

所洗滌過的田野，東風的輕颺，

森林，草原和小山以及海岸的鋼青色的邊緣

沉默而憂鬱的躺在午後的陽光和陰影裏。

他的臉上閃過一道陰影，如同閃過田野上的，

陰暗交織着光明；而他的聲音給情感，溫柔，

憐憫，懊悔壓得很低，一頓之後，他又繼續下去：

「在那邊，在海邊的小山上埋葬着羅絲斯丹迪斯，是爲了我才開在路旁的美麗的愛情的玫瑰！

她是乘五月花號來的最先死去的一個！

她上面那塊田裏我們種的穀子正長得青青的，

還是把我們的人的墳墓掩蔽起來，不給印第安人的探子知道的好，

否則他們會算出並且看出我們死掉的共有多少！」

他悲哀地掉轉過臉去，大步踱來踱去，又沉思了。

列在對面牆上的有一架書籍，其中

有三本特殊的，在體積和裝訂上都與衆不同；

巴利甫的礮兵指南，和凱撒的評傳，

是倫敦的亞述兒古丁支從拉丁原文翻譯的，

好像說這兩本護衛着似的，中間夾着的是一本聖經。

邁爾士斯丹迪斯沉思了片刻，在它們之前停住，好像在沉吟

三本書裏應該選擇哪一本來作他的安慰和消遣，

是希伯萊人的戰爭，羅馬人的著名戰役呢，

還是爲好戰的基督徒設計的礮戰的實習。

終於從書架上他拖出了那個龐大的羅馬人物，

他坐在窗前，打開書本，默默地，

翻着那舊了的書頁，那兒的邊緣上指印重重，

如同是聲的奔騰，宣告激烈的戰爭。

屋裏什麼都聽不見，只有年青人的簌簌的鋼筆聲

急忙忙寫着書信，重要的，隨着五月花號走的書信，

它依照上帝的旨意準備明天就開，或者至遲後天，

載回家去那整個可怕的消息，

還有奧登寫的信件，充滿了卜瑞思息拉的名字的，

充滿了那個清教徒女郎卜瑞思息拉的聲名的信件！

註一：一六二〇年，在美國創立普里穆斯殖民的一百零三個清教徒。

註二：印第安各種部落的名字。

第二節

友誼和愛情

屋裏什麼聲音都聽不見，只有年青人的簌簌的鋼筆聲，或者那個隊長在閱讀朱利斯凱撒的出奇的文章和事業的時候他的焦思的心裏間或發出一聲嘆息。

過了一會兒他說，一面用他的手，手掌朝下，

沉重地打着書頁：「這位凱撒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你是一個作家，我是一個戰士，可是這兒這個人

他既能寫作，又能戰鬥，而且在這兩方面同樣高明！」

那個俊秀的人，那個年青人約翰奧登立即回答說：